

 **消 失 的 独 角 兽**

消失的独角兽

“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（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）”

来源：兽楼处，新浪财经

1982年，日本通产省启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科技项目——开发第五代计算机。为了配套，他们打算举全国之力，搞个硅谷日本分谷。包括千叶市、横滨市在内的26个地区，全都大干快上，大搞创新创业。

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想法，把美国吓了一跳。一年后，美国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招标会。

标的是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公司（MCC）。这是一家由微软、波音、通用电气等20家美国顶尖科技公司组成的联盟。一旦中标成为MCC的所在地，对任何一座城市而言，都意味着巨大的机遇。

招标消息放出后，全美27个州58个城市，都赶来竞争。最后杀出重围的，是得克萨斯的奥斯汀。

奥斯汀和千叶横浜，就这样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，争取成为下一个硅谷。

几年之后，互联网泡沫席卷全球，但风暴过后，这些城市的命运却截然不同。

人口不过三十万的小城奥斯汀，已经是仅次于硅谷的风投高地，被看作是能接班硅谷的城市。特斯拉美国超级工厂就在这里。

而千叶、横浜，却在泡沫破裂后长期深陷泥潭，互联网的地图中，早已没有它们的踪影。

1

2001年，大阪有了一家特殊的博物馆——企业家博物馆。

大阪是日本创业氛围最浓、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城市，相当于中国的浙江。松下电器的松下新之助、夏普的早川德次、伊藤忠的伊藤中兵卫、野村证券的野村德七、三得利的鸟井信治郎、大金工业的山田晁……都是在大阪创业发家的。

孙正义的软银，也是在大阪接到软件流通的第一单生意，从无名之辈走向风投明星。靠着大阪前辈的点拨，孙正义少走了很多弯路，并拿到了资金和资源。

对于企业家精神，美国人挂嘴边的是“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（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）”；浙江人的精神则是，得既能当老板，又能睡地板，浙商后来被总结成“四千精神”：

**走遍千山万水、说尽千言万语、想尽千方百计、吃尽千辛万苦。**

大阪企业家博物馆也总结了日本企业家的创业精神，七个关键词：

**壮志、变革、预见性、挑战、创意、自助、意志。**

日本历史上的创业潮，前后有过三次。

最早是明治维新那会，一批武士不堪黑船来袭的精神冲击，决心弃武从商，以商业表达武士道；

接下来两次分别是大正时代和二战后。尤其是战后，一批尖精专的隐形冠军走出国门，帮助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崛起，成为了当时全球经济第二强的国家。

这些企业家的名字，都被大阪企业家博物馆写在了墙上。但大阪企业家的名单，在1999年戛然而止。数字一直停留在：

**105位。**

那几年开始，日本的经济学家突然发现，曾经让日本迅速崛起的创业精神，慢慢都开始消失了：

**大家都不愿意再冒险了。**

日本总务省做了个经济活动调查，从2012-2016这四年里，大阪就少了2.7万家公司，小企业数量下降超过了10%，小企业的员工人数更是下降得厉害，说明活着的企业也在收缩。

作为日本民营经济的窗口，大阪中小企业的兴盛荣衰，也是日本经济的风向标。

2019年，孙正义对日经商业周刊的记者感叹，整个日本的创业精神正在消退。日本年轻的创业者对海外市场提不起兴趣，出国留学的人也少了很多：

**日本商人变成了食草动物。**

2

日本政府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点。失去的第二个十年里，频繁制定刺激创业的支援政策。

先是在1999年，把促进创业列入中小企业基本法，实施创业促进法，明确了中小企业的补贴、担保、期权等。此后又在十年时间里，先后推出了6部法规修改实施。

但即使这样，日本中小企业家们依旧心如止水。体现在经营数据上，就是开业率仍一直低于倒闭率。

根据日本中小企业厅的调查，他们开业率的水平，相当于英国美国的一半。明确表示不想创业的年轻人，也是33个国家当中最多的。

要知道，日本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力度，包括政府担保，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
人们渐渐明白，日本人丧失创业精神， 和支持措施和资金也没多大关系，而是心真的累了。

在日本，创业有一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定律：

**5-50定律。**

意思是说，大约50%新注册的商业公司，将在五年内注销或并购。

就算是创业者迈出了第一步，投资人的问题也足以让他们窒息。过去有过什么样的失败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拿到资金。

资本在用脚投票。在日本资本圈，司空见惯的情节是，创业公司只要挺到上市，马上就会有股东套现跑路。

日经杂志在去年还做了调查，说国外的VC几乎不投资日本的初创企业。他们宁愿把鸡蛋放在中美的篮子里。

日本人成了世界上最害怕创业失败的人群之一。整个国家的创业活跃度，排到了世界倒数第五。

年轻人的偶像不再是企业家，变成了一郎或大谷翔平这样的运动员。除了广冈浅子和涩泽荣一这样的老古董，日本电视剧里几乎没有关于企业家的题材。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，也变成了：

**公务员。**

3

上周，领导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。

座谈会上，出现了风险投资行业的代表——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的董事长。根据《人民日报》的报道，听了创新与投资的发言后，领导追问：

**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？**

过去的2023年，中国新增了15家独角兽，仅仅是2018年的十分之一。横向对比，美国新增了179家独角兽，全球新增了500多家。

类似的问题，其实日本人也问过。企业家食草化的现象出现后，很多经济学家做了反思。他们得出了一个比较《意林》的结论。

他们发现，美国人会把企业家精神放进课本，创业从娃娃抓起；而日本的教科书教的却是，如何成为合格的消费者。

美国第一次把企业家精神当作课程，是在上世纪50年代，一位叫熊彼特的哈佛教授创办的。50年后，已经有20万美国学生接受了理论的熏陶。在熊彼特的眼里：

**只有企业家，才能重振经济。**

他们的创造性毁灭，足以破繁荣、衰退的周期，带动市场经济走向新一轮的复苏和繁荣。

2000年2月，成立不过1年的PayPal，注册用户从十万到百万，打破了硅谷的记录。

2个月后，马斯克的X.com想合并PayPal。他开着100万刀的迈凯轮F1去找投资人，路上向副驾同伴炫耀加速性能，结果却撞上马路牙子。迈凯轮也报废了。

犹如这辆迈凯伦一样，硅谷接下来命运也骤转。当月，纳斯达克指数达到顶峰，微软被判垄断，股市再而衰，三而竭，一泻千里。互联网泡沫破灭了。

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，流入人口很快负增长，每幢大楼都冷冷清清，员工的失业率也飙升到了11%。到了2001年5月，整个硅谷只剩下两家公司还在招聘：

**谷歌和PayPal。**

但泡沫过后，美国走出了和日本完全不一样的曲线。

很多年后，有哈佛商学院专家写论文，专门研究大衰退中的企业。

4700家上市公司当中，有17%破产消失，剩下的仍铆足着劲。而效益利润最好的公司，大都一个共同特点——稳中，求进。

衰退后的三年，一味降本的公司，利润平均只增长了6亿美元；而稳中有进的公司，平均利润增长达到了66亿美元。

同样是办公用品零售商，Office Depot选择裁员，Staples则末位淘汰了一些工厂，同时为新业务大批招人。

结果Staples的利润比同行高出了三成。

美国仅次于沃尔玛的零售百货Target，在2000年那会，不仅扩张门店、和亚马逊合作，还创立了B2B电商平台。一通操作下来，利润率比泡沫破灭前还要高。

PayPal的创始人复盘过活下来的经验——他们没有躺平，而是裁员、精打细算，把烧钱的速度降到最低。但同时，打磨杀手锏级的产品，在废墟中找生机。

濒临倒闭的亚马逊，当时本来还想搞点新业务，通过新业务来救公司。顾问吉姆柯林斯赶紧摁住了杰夫·贝佐斯，他组织亚马逊高管去思考，亚马逊之前为什么成功？

最终他们走上了拼多多之路，以更低的价格来吸引流量，守住了现金流和利润，走过了最困难的时候。

后来，吉姆柯林斯写了本书，《基业长青》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的索尼和NEC（日本电气）在干什么呢？

一位叫汤之上隆的教授写过一本书，认真分析了日本企业走向颓势的原因。

在他看来，很多日本企业的匠人精神过犹不及，没把低成本量产的核心竞争力当回事。而且因为太关注性能，投入了很多没必要的成本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显得沉重笨拙。

汤之教授最后总结，日本制造业如果想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，必须放下身段，像当年那样，创造性模仿，然后创新。这是唯一的路，也是最快的路。

曾有人用了8个字总结日本现在的工业特性：

**精耕细作，循规蹈矩。**

有位曾供职天马航空的台湾机长吐槽，日本的机师们会把客机擦得锃光瓦亮，连旋钮缝隙都不放过，用了10年的飞机和新的一样。

只是飞行员的喊话和动作，还在遵循二战时的准则。

4

2008年，张一鸣还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摸鱼。上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看闲书。其中有一本就是稻盛和夫的《活法》。

不止张一鸣，《活法》在中国曾经影响了一大批创业青年。2010年那会儿，稻盛和夫的微博三个月就有300万关注。地摊书堆里最好卖的，除了《活法》，就是各种企业家自传。

但在日本，《活法》的销量几乎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。出书的时候，稻盛和夫已经70多了。老人家到了古稀之年，都还在召唤日本年轻人的企业家精神，不遗余力地疾呼：

**要有燃烧的斗魂。**

为了点燃日本人的斗志，稻盛和夫自己先举了个栗子。在77岁那年，硬是把濒临倒闭的日本航空干到上市。

小说家米亚·科托曾经说过，不被烧死最好的办法，是活在火中。

只是活在火中的日本人，几乎只存在于漫画里。后来，孙正义就开始哀叹：

**日本商人变成了食草动物。**

大部分时候，经济是一种周期性现象。在同一个时代发展逻辑不变的情况下，资产跌久了一定会反弹，熊市久了一定会迎来牛市。

但如果时代变了呢。

时代比人的寿命短，一个时代过去了，属于这个时代的人还活着。这很残酷，也很常见。日本的平成一代，就是这样。

前些日子，我跟日本一位造园师野村勘治聊，作为经济低谷时期成长的一代，他说自己2006年时第一次来中国时，中国年轻人眼里的光，让他印象深刻：

**很像日本八十年代年轻人。**

但这两年，野村再来中国，发现中国年轻人眼中的光，也少了一些。

有时候，一些关键企业能不能有突破，带领行业走出颓势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精气神。

中国新能源车行业和芯片行业的一些突破，此时此刻就格外宝贵。大家看到，还是有人不甘心只做食草动物的。

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有什么不一样？

食草动物的眼睛，大多长在头的两侧；而食肉动物的眼睛，大多长在正前方。